云 南 植 物 研 究 1988；增刊Ⅰ：13—28
Acta Botanica Yunnanica

藏药的历史及研究进展

杨竞生

（云南省药品检验所，昆明）

摘要 藏族是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民族。藏医药学的文字记载始于1300多年前。八世纪以后流传下来的藏医药文献很多，本文就其中6种进行论述，着重指出：①对藏药正品的考证来说，十七八世纪之交时桑杰嘉措主编的《蓝琉璃》和与之配套的彩色药物挂图是很好的资料。②丹增彭措著的《晶珠本草》成书年代宜暂作1743±9年，而不是目前一些文献流行的1840年或1800年。③丹增再传弟子蒙古人绛贝多杰著藏文本草《正确认药图鉴》，约半数附图注汉文药名，此书能反映当时蒙医使用藏药名的实际情况。但不是全部藏药，且导致后世汉译与英译古藏医药文献时对藏药名的误译，但其正文中引用许多藏医药名著对该药的生境、形态等描述而为《晶珠本草》未记载的，对考证藏药仍有重要作用。

本文还就七十年代两种藏药方剂405个，统计出现20次以上的最常用藏药50种，列表供参考。此外还介绍近30年来对藏药的调查开发情况。文末附参考文献121篇。

关键词 西藏；药用植物；综述

一、藏族及有关藏药文献的回顾

西藏植物种类繁多，不少为青藏高原特有种或喜马拉雅－横断山系特有种。利用天然资源的藏药也就丰富多彩。手头现有资料藏药植物近3000种；许多藏药还待调查、采集。历史上在吐蕃（音播）时期已证明藏族是善于创造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并加以消化的民族。在这样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下，藏医药学有本民族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众多生物资源的基础上吸收印度寿命吠陀（Ayurveda）医药学〔如病理上的三患[1]："龙"、"赤巴"、"培根"；四元质（地、水、火、风；或加空为五行；四百零四种病）等说法〕，和汉医药学〔如脉诊上的寸、甘、甲（即汉医书的寸关尺[1]）的三部六候（配五脏六腑）；肾如汉医入脏而非印医的入腑[2]；药剂上称煮散为"汤"，同汉末至宋，应是汉语音译[2]〕的养料以丰富本民族医药学。

1987-05-30收稿

1）三患或译作"致病三大因素"、"三邪"、"三灾""三体液"。"三患"一词最早见唐代释道世《法苑珠林》卷111医疗部："人有三大患……一风为大患，二痰为大患，三冷为大患"。按吠陀医学有三Dosa之说，源于动词dusa，意为败坏、损坏；其一为vata，来自动词va（运动）近似于中医的气或风；二为Pitta，来自tapa，（热），近于中医的火或胆；三为Kapha，近于中医的津液、粘液，藏医分别称"龙"、"赤巴""培根"（汉意译有作风、胆、痰的）。

2）参见杨竞生．唐代汉文化与藏区药．全国民族药学术会议论文，1982．

相传今西藏山南地区公元前二世纪雪域藏王聂赤赞普提出“六疑”，当时知识渊博的增拉嘎玛袁德对“疑毒”答以“有毒就有药”（《大臣语录》）。四世纪已知用寒性药治热性病，用热性药治寒性病（《医学日光》）。公元558年纳木日松赞时从内地传去历算和医学（《西藏王臣记》）[3]。

公元629年雪域第32代藏王松赞干布统一全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创制藏文字母与文法，从此有了文字可查的历史和医药文献。641年迎娶文成公主（唐太宗宗女），带进“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1]（《吐蕃王朝世系明鉴》）。710年藏王再娶唐金城公主（唐中宗宗女），也带入大批医药人员和书籍。

在众多的藏医药古文献中，简介下列六种：（1）近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其所藏我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藏文文书，医学部分的三个卷子由古藏文学者王尧译成汉文，他据书写有反 i 和my、da强音复辅音，断为八世纪文献。其中《敦煌本藏医残卷》收53方133味药[4]；已知127味中动物药66味（52%），植物药51味（40%），矿物药12味（8%）。过半为动物药，体现当时游牧民族特色。

（2）《月王药诊》（藏名“门杰维给布”，梵名“宿马拉扎”，自古流传至今最早的藏医药著作，作者有数说，多认为是八世纪中叶[5]由哈祥（汉语和尚）亚哈亚纳（金城公主时汉僧）和藏族翻译家别如扎那编译[3]、收入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论部，包括六明中的医方明）。它虽有病理三患、地水火风等印度医学说法，也有脉法的汉医成分，而药物则多为高原特产，收载药物329种[3]（一说780种[6],[4]），其中植物药212种，约占65%，大半为高山植物，绝大部分至今仍使用。

（3）《四部医典》（藏名“据悉”，全名汉释《甘露精要八支[5]密诀续》）其作者也有数说，藏族学者均认为是赤松德赞（754—797在位）御医宇妥·云丹衮波（729—854[7]，一说729—832[6]，一说708[3,8]—833[8]）为首九大名医编著；经十二世纪后宇妥（前宇妥第十二代[7]后裔宇妥·萨玛1126[3]）用新釐定的藏文修订、补遗而成，今本最早木刻本为1573年扎当刻本[5]。其第二部第20章药物性能收载390种（一说全书1002种[6]，分珍宝、石、土、木、良效、平地产、草、糖、动物（又分14小类）九大类，亦以植物药为多。用药强调寒、热两性；又有六味、八功、十七效，均作辨证施治的依据，收载方剂四百多，一方通常2—20多味，单味及百多味的极少。它种文字的全译本首先是十八世纪蒙文译本，第二种蒙译本于1957年出版，1978年修订新版[8]。汉译全译本为1983年李永年译，谢佐改订的韵文译本[9]；闻第二种汉译本也将用散文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海外人士对《四部医典》也颇为重视，1835年匈牙利人乔玛首先向西方介绍此书[10]，以后俄、日、英、德学者有节译、研究、考证的著述[2]，西德医生、藏学学者芬克（E. Finckh）女士于1975年写《藏医学基础》（Grundlagen Tibetischer Heilkunde）第一册（昆明植物研究所图书馆藏，英文版，1976）其第5

3）西藏自治区卫生局、中央卫生部藏医药文献整理小组．月王药诊述要．1976，拉萨油印。

4）可能对一药名计算法不同而异。因部分藏药一条又分雌、雄（或再加男童、女童、中性）；黑、白（或再加红、黄、蓝等）；大、小；好、次（正、副）；金、银、铜、铁等）。

5）印度医学分：内、儿、精神病、外、五官、毒理、老年、优生与壮阳八个分支学科。《四部医典》全名似梵名，可能与赤松德赞兴佛有关。

章介绍《四部医典》内容[11]，第二册亦早已出版。法、美、印度等国学者也有研究6）英文全译本也将出版。

十五六世纪时藏医药学形成南北两派争鸣，名医辈出，有一些单味药或某类药的专论。

（4）《蓝琉璃》（藏名简作“据悉本温”，全名汉译《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或作《四部医典注释蓝琉璃》）为五世达赖（1617—1682）后期的摄政王（藏语音译“第司）桑杰嘉措（1653—1707）组织南北两派名医讨论于1687年著成，作《四部医典》的标准注释本，收药有说达1400种[6]，其药物注释除引文献外有当时产地、生境、形态等，与之相配合有解释《四部医典》的79幅彩图，其中6幅几百种为彩色药图，西藏地产植物药在第27、28、29幅。藏文本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以《四部医典系列挂图集》出版。23万字的汉文本亦在编译[12]。这些药图与书中形态、生境、产地论述是考证正品的绝好资料，60年代肖培根做过这方面工作，惜中辍未完成。

（5）《晶珠本草》（藏名简称“协贡协称”，由上下两篇合成）为杜玛7）·丹增彭措（1673[13]—1743？8））编著。上编“协贡”（《晶球》）以歌括形式简记915种药物功能，下篇直叙2294种（植物1006，动物448，矿物840）药物的效用、别名、生境、形态、产地等；多条记述其在某地亲历见闻，并引用藏医药学著作等130种，被誉为藏族的《本草纲目》，罗达尚有简介[14]。汉文全译本由青海毛继祖等译出，198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5]。其药名较已出诸书为正确，唯仍有个别沿旧误，部分药名为青海地区习惯用品而非西藏地区的正品，还有部分一条包括多种科属植物的，却用其中一个植物名以至令人不易理解，且未编索引，不易查阅。但能令广大汉族等读者及时了解藏族著名古本草就有很大意义。

这里作者强调《晶珠本草》成书年代的订正。按一般惯例对已知作者而著作年代未详的古籍，以著者卒年为成书期；今丹增卒年虽未详，但知70岁（1743）或稍后，故宜作“1743＋9”或1720±[12]，而不是目前流行说法的1840年[14—16]，9），或误记丹增生活于1800年[11]。至于1840年或为后人一次印本的年代。

（6）《正确认药图鉴》（全名《治病甘露认药无误明鉴丽奇眼饰）系十八世纪后期蒙古族绛贝多杰（丹增再传弟子[17]）的藏文著作，图文并茂，收载药名580多条，除极少数无图外，各条均附一或数图；正文包括藏药别名、生境、形态、效用等内容；文中除据藏医药著作的综述外，还直接引用藏文原著资料百余种。其附图近半数旁注汉文

6）作者所知德人Hübotter 手写石印《番汉药名》为林修灏老师留法时其师所赐。又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植物研究所梅塔耶（Metailie G.）1984年将印度复制的绛贝多杰《正确认药图鉴》（藏文）赠我，少数写有拉丁学名。

7）杜玛（或译作蒂玛）为丹增彭措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创建寺名，也是地名，丹增的学位是“格西”，故有作“杜玛格西·丹增彭措”的。

8）丹增生年据1986年版藏历，卒年及卒地未详，但据贡觉县杜玛寺第14代传人今贡觉县藏医院院长达瓦次仁医生于1986年9月25日在德格对作者说：丹增70岁仍活，于这几年内辞世。

9）肖培根，强巴赤烈，嘎玛曲培．几部重要的藏医本草著作（摘要）1982；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参加全国民族药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药名（加注藏语的注音）、蒙名、满名三者，亦有单注一族或三族均末注的。所附的图可反映当时蒙医所用该藏文药名的品种情况，故内蒙蒙医有称之为《蒙药图鉴》的。使用该书汉注药名应注意：《四部医典》、《蓝琉璃》所载藏药以藏卫方言区产物的为主，与高原东南部康巴方言用的或高原东北部安多方言区用的就有点差异，而和蒙古地区用的植物藏药则常有较大差异，故其汉文名为数不很少的非藏医的正品藏药。本世纪以来不少著作从之误用。如1913德国人Hübotter德文手稿《番汉药名》（注汉名，石印本）[18]。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藏1950年孙景风、李永年合编《藏蒙汉药典》（手稿，实为词汇）也予采用[10]。1973年（又有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印本）藏族琼仁颇且·甲白袞桑用英文写的《西藏医学》，书中处方常直接用拉丁植物名，多据绛贝书的汉名套用[19]，部分致误。1983年译《四部医典》虽经谢佐等用近年对藏药鉴定的改过，仍保留不少绛贝书的误用名。1985年《藏汉大辞典》收载许多藏药名，部分用四川（甘孜州、阿坝州）习用品，也有一部分依绛贝书致误的。1986年以青海习用品为主的毛译《晶珠》也还有少数因绛贝书而误用之处。1971年印度也复印过此书[21]。

二、藏药的主要植物生药

为了了解那些是最常用的藏药，初步就具一定代表性的《藏药标准》290方及《青藏高原药物图鉴》Ⅰ的116方进行统计，出现在20个以上的50条藏药如表1。

表1 50种常用藏药的名称及用途

Tab. 1 The names and usages of fifty kinds of most common Tibetan drugs

藏文国际转写；中名及拉丁学名			用部与效用（代用品）
1	aru ra；诃子	*Terminalia chebula*	果：协调条部机能，舒心，降气，消食
2	ru rta；木香	*Aucklandia lappa*	根：调和机能，消烦热，散郁滞
3	gur kum；红花	*Carthamus tinctoria*	花：清肝热，活血（或用藏红花）
4	skyu ru ra；余甘子	*Phyllathus emblica*	果皮：清血热，健胃，生津，止咳
5	sug smel；小豆蔻	*Elettaria cardamomum*	果：温肾、胃（有用白、草、豆蔻或益智仁代）
6	pi pi lin；**荜茇**	*Piper longum*	果穗：利肺，散寒补阳，祛痰去风
7	ma nu；藏木香	*Inula racemosa*	根：理气，健胃，解郁，止痛
8	se 'bru；石榴子	*Punica granatum*	子：驱寒，提胃温，消食
9	ba sa ka；鸭嘴花	*Adhatoda vasica*	茎：清热解毒，止痛（今用长果婆婆纳或黄堇代）
10	sga skya；姜	*Zingiber officinale*	根茎：温胃，逐寒
11	tsha' ti；肉豆蔻	*Myristica fragrans*	子：暖脾胃，涩肠，祛风，安神
12	li ši；丁香	*Eugenia aromatica*	花蕾、幼果：散寒暖胃，补肾，强身
13	boṅ tkar；榜嘎	*Aconitum naviculare*	全草：解时疫热，清胆热
		A. tanguticum	

10）该手稿1—78（双页）。孙氏译《四部医典》《根本医典》（第一部）六章和《后续医典》（第四部）的第20—24章取名《西藏传本印度古代医经》〔2〕，所用藏文名极少，但亦有几个随《认药》而误用的。

续表 1

藏文国际转写；中名及拉丁学名			用部与效用（代用品）
14	ba ru ra；毛诃子	*Terminalia bellerica*	果：益气，清血热，敛“黄水”
15	gser gyi me tog；波棱瓜子	*Herpetosperma pedunculosum*	子：清肝、胆之热
16	hoṅ len；洪连	*Lagotis* spp.	全草：清热解毒，行血调经
17	gu gul；白：樗胶 黑：穆库没药	*Ailanthus vilmorinianum* *Commiphora mukul*	树脂：清热解毒，止痛，敛“黄水”
18	šin dza；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树皮：温胃：祛风，止泻
19	bon na nag po；藏药草乌	*Aconitum* spp.	根、叶、花：清瘟，敛“黄水“（各地用当地多种乌头）
20	sle stre；宽筋藤	*Tinospora sinensis*	茎：清热，润肺，调和病理混乱
21	a ga ru；沉香	*Aquilaria agallocha*	含脂木：宁心，通脉，降气
22	pri yaṅ ku；甘青青蓝	*Dracocephalum tanguticum*	全草：清肝热止血愈疮。嫩苗：消水肿
23	šiṅ mnar；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根：清肺、喉之热，祛痰，通经络
24	btsot；茜草	*Rubia cordifolia*	根：清肺、肾热邪及劳损发热
25	utpal；绿绒蒿	*Meconopsis* spp.	全草：清肝、胆、肺、胃之热（除多刺绿绒蒿外多种）
26	ʼu su；芫荽	*Coriandrum sativum*	果：清热，治涎液杂症，腹痛
27	tig ta；蒂达	*Swertia* spp.	地上部：清肝，利胆，除血热
28	ri skon pa；矮紫堇	*Corydalis hendersonii*	全草：清热解毒，又治高山多血症（同属数种）
29	šu dag；菖蒲	*Acorus calamus*	根茎：解瘟毒，祛风，化食，治痛
30	skyer pa；小蘖	*Berberis* spp.	皮：解毒，敛“黄水”。花：止泻、止血。红果：止痢（同属多种，各地不同）
31	spaṅ rtsi do bo；翼首草	*Pterocephalus hookeri*	全草：解瘟毒，清心、血热，止腹痛
32	tsan dan tkar bo；檀香	*Santalum album*	心材：理气，健胃，清心肺
33	tsan dan tmar bo；降香	*Dalbergia odorifera*	心材：清热，行气，祛痰
34	kyi lce；秦艽花	*Gentiana tibetica*	花：清脏热、胆热，止血，消肿（包括同属秦艽组的花）
35	sñiṅ zho ša；广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果：清心，安神
36	spos tkar；乳香	*Boswellia carteri*	树脂：敛“黄水”，合疮，，消肿，息风
37	ka ko la；草果	*Amomum tsao-ko*	果：温脾胃，除胀满，止吐泻
38	ga dur；岩白菜	*Bergenia purpurascens*	根茎：清热解毒，止咳，收敛
39	pho ba ris；胡椒	*Piper nigrum*	果：散寒，暖胃，下气
40	ba le ka；藏马兜铃	*Aristolohia griffithii* *A. moupinensis*	茎、根茎：清热，凉血，利尿，通乳（亦用穆坪马兜铃）
41	sno stag ša；棘豆	*Oxytropis chilophylla*	全草：清热解毒，止血，生肌，通便（同属数种亦用）
42	pa par ta；角茴香	*Hypecoum leptocarpum*	全草：清瘟热，解毒，止痛
43	gze ma；蒺藜	*Tribulus terrestris*	果：养肾，利尿，祛风，止痒
44	ba spru；须弥紫茉莉	*Mirabilis himalaica*	根：温肾，利尿，排尿石
45	scam pa；冬葵	*Malva verticillata*	果：利尿通淋，止渴，消肿
46	zhu mkham；山矾叶	*Symplocos paniculata*	叶：清肺热、肾热，治口腔炎
47	šiṅ kun；阿魏	*Ferula sinkiangensis*	树脂：益阳，消积，祛风，止痛
48	ge sar；木棉花	*Bombax ceiba*	花：清心、肺、肝、胆之热，助消化
49	sum cu tig；吉蒂	*Saxifraga* spp.	全草：清肝胆热，凉血（多用基生叶呈莲座状者）
50	šug pa；圆柏	*Sabina* spp.	嫩枝叶、果：泻火利尿，治炭疽病。树脂治疮

* “黄水”为藏医一类病名，泛指有渗出或搔痒性疾患。在内脏引起积水、脓疡（肝、肺、肠等）；在关节处引起关节炎、类风湿；在体表如湿疹，脓疮、疥、癣、皮炎、荨麻疹等。

三、我国对藏药的调查和考证工作

1.区域性藏药调查

50年代前所能忆及的仅40年代前期见过一篇四川刊物载的《川康奇药独一味》一文。50年代植化工作者刘国声进藏于1953—1954年介绍过西藏药材资源[24—25]和藏医药简介[26—27]，随后译了一本苏联学者对藏药“唐冲那博”（山莨菪）在苏联引种的综合研究的《喜马拉雅东莨菪》[28]一书。1960、1961、1965年[11]，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肖培根、夏光成等进藏系统调查藏药，采集二千多号[29]西藏产的药用植物标本，与当地藏医药工作者合编《藏医藏药的初步调查》，收载常用藏药304种，其中植物药222种[12]；其植物学名与化学预试工作发表于《新医药杂志》[30]。

1970—1972年全国开展中草药广泛调查，这时出版了记载生物学名的各种藏药手册，如收载409种植物彩图的《西藏常用中草药》[31]。收载440条藏药名的四川若尔盖县《高原常用中草药治疗手册》（均1971年）[13]。收载147条175种的《青藏高原药物图鉴》第一册（1972）[32]；其第二册在1978年出版，载藏药154条，植物190种[33]。70年代中期四川省生物研究所在《川生科技》的几期收载了1973年在德格调查、1974年6月在西藏江达县岗托区的调查藏药（附汉音译）资料[14]。新版《四川中药志》计划出8册（已出第1—2册），其未印的第四、五两册将收几十种带汉音译的藏药（据四川省中药研究所陈俊华1977年5月拉萨藏药会时介绍》。1979年《藏药标准》收载藏药材174条，202种生物。1984年四川甘孜州药品检验所编印该州藏药植物名录Ⅰ，收载藏药植物198条，266种[15]。

此外甘肃省药品检验所打印稿《甘肃藏药名录》422种植物[16]。而甘肃省卫生局主编《甘肃中草药手册》第四册收载植物药都是甘肃藏药[35]。四川省生物研究所对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均有搜集和研究资源植物的单位，前者收载药用植物809种，后者药用植物592种，大都是藏药[17，18]。惜后三者均未附藏文或其汉音译名，不易作藏药资料查阅。

又李多美译《藏医药选编》附植物藏药拉丁学名212种[36]；毛继祖等译《晶珠本草》附录记载学名589种[15]；惜均未附藏药名对照，亦无页码，翻阅查对颇不方便。而且后一书学名有为《晶珠本草》正文未收载的藏药。

11）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1982，全国民族药学术会议论文摘要：1

12）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拉萨藏医院等．藏医藏药初步调查．拉萨，1965：1～96（藏药第57～75页）

13）若尔盖县生产指挥组．高原中草药治疗手册 四川若尔盖，1971：1—1056

14）四川省生物研究所．川生科技 1975；第1期

15）曹阳主编．甘孜州藏药植物名录，第一册。康定，甘孜藏族自治州药品检验所，1984：1—168

16）甘肃省药品检验所．藏药名录 1979：1—83（打印）

17）四川省生物研究所．川生科技 1975（2）：9—62

18）四川省生物研究所．川生科技 1977（6）2—48

2.其它散篇的藏药调查研究

一般性的有潘锦堂等对藏西冈底斯山的高山植物，举出11科的24种藏药[37]。罗达尚分析191科、682属、2085种植物的种属结构：40种以上的科有菊科等12个科，15种以上的属有紫堇属等19个属；并对用部、临床功效、植物区系组成、植被类型、高山植物形态、生理特征也作了分析[38]。罗氏等又认为青藏高原的藏药，其中特有种达300种以上，且多为藏药专用；目前青海藏医常用的矿物药约50种，动物药100多种，植物药450种，青藏高原产的约占70%，余为与中药材交叉的20%，进口南药10%，而南药中许多国内亦有资源[39]。罗氏等另一文藏药植物2172种、动物214种，矿物50余种；植物中青藏高原特有属15个，特有种86种[30]。杨竞生对诃子等进口藏药40种的国产植物作了讨论19)。1984年作者在西宁时罗以《晶珠本草》译稿言藏药"dug mo ñuṅ"为可与被爬之树等高的藤本，答以藤本应为羊角拗属植物而非止泻木属植物；1985罗达尚将上文40种进口藏药的止泻木易为羊角拗而作简介[41]。杨竞生又将尼泊尔药用植物中与藏药交叉的儿茶等40种的名称、效用作了比较，其中木橘、小豆蔻2种读音一致，紫檀香、马钱2种读音基本一致，鸭嘴花、冬虫夏草、芒果、荜菠、毛诃子、诃子6种读音亦相近，除冬虫夏草主产西藏，传入尼泊尔外，余9种应是尼泊尔等国传入的20)。

一类或专属的藏药调查研究有：①大黄属*Rheum* L.：肖培根等报道西藏9种大黄属植物分配在4个藏药名21)；罗达尚报道青藏高原该属28种中作藏药的21种，余亦作兽药用[42]。②乌头属：肖培根报道作藏药"榜嘎"用的船盔乌头、甘青乌头主含C_{20}、C_{17}内酯型生物碱，毒性很低，而作"榜那"类的多种乌头的生物碱毒性很大22)。③小檗属：陈碧珠等研究西藏产拉萨小檗(*Berberis hensleyana*)、刺红珠(*B. dictyophylla*)的根、茎皮、花、果作藏药"吉巴"，连同其它西藏采的13种的根（共15种），小檗碱以刺红珠为最高，达2.61%（茎皮5.71%），又都含小檗胺，多数种还含巴马亭、药根碱、木兰花碱23)；肖培根报道了国产几十种作药的小檗属植物，其中作藏药的多种[43]。④紫堇属：连文琰等对西藏产的尖突紫堇（*Corydalis mucronifera*）等19种有"东丝儿"等7条藏药名23)；连文琰报道紫堇亚属的30种药用植物，9种记了藏药音译名[44]。⑤绿绒蒿属：罗达尚等报道本属15种及2变种分属7个藏药名[45]。⑥莨菪类：肖培根等报道茄科茄族中枸杞、莨菪、茄参三个亚族国产8属24种含莨菪烷类生物碱，其中8属20种作药，1977年《药典》一部收6属9种；西藏区有7种入"唐冲"类藏药[46—47]。⑦雪莲类：肖培根等调查菊科风毛菊属雪兔子亚属的五种植物作藏药"雀管宿八"24)；连文琰等报道上列五种作雪莲花，此外有雪莲亚属的雪荷花[48]。刘先齐

---

19) 杨竞生．云南省医药卫生科技成果、推广成果获奖项目汇编（1978—1982）。1980：76—84

20) 杨竞生．作藏药的尼泊尔产药用植物及其药效比较．1982，全国民族药学术会议论文

21) 肖培根，何丽一，陈碧珠等．藏医常用药物研究Ⅱ．大黄类药物（摘要）1982，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全国民族药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22) 肖培根，童玉懿，王立为．前题Ⅳ、乌头类药物．同上论文摘要

23) 连文琰，冯瑞芝，陈碧珠等．前题Ⅲ、紫堇类药物．同上论文摘要

24) 肖培根，连文琰，过立农．藏医常用药物的研究Ⅶ、雪连（摘要）．中国医学科学院 1982，全国民族药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打印）

等介绍云南产的胡黄连资源及种植经验[49]。

3.植物藏药的考证工作

马晓山等溯源藏红花两个音译系统，讨论了藏名的语源采用第一个系统；汉语音译与藏语为不同系统；藏红花自元代传入汉地，还可能上溯到唐代的《本草拾遗》[50]。潘锦堂对鸡蛋参、垂果糖芥、白花油麻藤、榼藤子、黄葵、余甘子、沿沟草[51]，罗达尚对雪莲、绿绒蒿、牛尾蒿、山杨柳的藏药名与来源作了考订[52]。罗达尚考证藏药“哇（帕）夏嘎”，近年各地藏医用的为玄参科等7个科20种植物，正品应为爵床科鸭嘴花[53]。杨竞生对诃子等40种进口藏药作了藏语语源考证；其中来自梵语的有诃子、毛诃子、木棉花、紫铆子（*Butea monosperma*）、酸藤子（*Embelia ribes* 及 *E. robusta*）、木橘（*Aegle marmelos*）、鸭嘴花、宽筋藤、荜拨、马钱子、獐牙菜（“蒂达”）、槟榔、阿魏、肉豆蔻、沉香、薑黄、樗脂17条；由梵语音译加藏语色泽、用部等的有香旱芹子、黑种草子、柴胡子、檀香、红檀、芒果、乌墨、（海南蒲桃 *Syzygium cumini*）、大托叶云实（*Caesalpinia crista*）、止泻木子（*Holarrhena antidysenterica*）、升登（“森等”*Rhamella gilgitica*）10条；由藏语功用而来的有广枣、刀豆、油麻藤子（*Mucuna* sp.）、儿茶、榼藤子5条；由藏语形态、色泽而来的有胡椒、波棱瓜子2条，未详的6条[19]。

四、植物藏药的开发性研究

对藏药的生药、植化、药理等现代研究方面，目前以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资源研究所及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为较多。曾有资料记载1970—1984年国内对藏药植化、药理临床方面的研究共约75—80种植物[40]。临床研究以青海、甘肃等地较多。

1.生药组织研究

《青藏高原药物图鉴》Ⅱ书末附野葱（*Allium prattii*）、车前状垂头菊（*Cremanthodium plantagineum*）、甘青乌头（*Aconitum tanguticum*）、鸭跖花的生药组织图[33]可作该药材生药组织鉴定参考。周海均、曾育麟主编《中国民族药志》第一卷收载大托叶云实等53种藏药，均有药材性状、组织、粉末、理化鉴别的描述与图像[54]。童玉懿等对乌头属藏药“榜嘎”类的组织学研究[55]。与中药交叉的重要藏药有李九丹等对大黄质量考察[56]。童玉懿等对七种马钱子的鉴别研究[57]。颜玉贞等对藏红花中掺杂甜味物的检验[58]。徐松仁对丁香的质量研究[60]。左辞秋等对国产荜拨与进口荜拨的组织学比较研究[59]。李广民对桃儿七茎叶解剖研究发现其茎有单子叶植物的散生维管束；叶柄中出现外韧、周木及过渡类型维管束[61]。

2.化学研究

1973年肖培根等发表191条藏药的化学预试[30]，同年张盍曾等报道光果风毛菊（*Saussurea leiocarpa*）等20种藏药的化学预试[62]。植物各类的化学研究如①西藏产麻黄中锡金麻黄（*Ephedra saxatilis* var. *sikkimendia*）含总生物硷0.53%（芒康产），中间麻黄（*E. intermedia*）芒康产的1.24%，昌都产的0.34%与0.89%[63]。②马兜铃属：田宝芝等从藏药“帕里嘎”（*Aristolochia moupinensis*）分得β-谷甾

醇、尿囊素、马兜铃酸Ⅰ[64]；冯毓秀等测定其中木兰花碱1.5%，马兜铃酸类0.5%[65]；徐丽珍等从根中还分得马兜铃酸Ⅱ、Ⅲ、Ⅳ、Ⅳ甲醚、Ⅳ甲醚甲酯，紫丁香酸、香豆酸、棕榈酸、N-（对羟基苯乙基）对-香豆酰胺、穆坪马兜铃酰胺(*moupinamide*)[66]。③乌头属：陈迪华等从露蕊乌头（*Aconitum gymnandrum*）全草分得阿替辛、talatisamine、露乌碱（gymnaconitine）和甲基露乌碱[67]。陈氏等又从甘青乌头全草分得异叶乌头碱（heteratisine）、苯甲酰异叶乌头碱、阿替辛、大麦芽碱和唐乌碱（tangwusine）[68]。④紫堇属：方起程等从直立紫堇（*Corydalis stricta*）分得右旋北美黄连碱；从暗绿紫堇（*C. melanochlora*）分得乙酰紫堇灵、紫堇灵（corynoline）；从条裂紫堇（*C. linarioides*）分得紫堇灵、山缘草碱（d-adlumine）、d-corlumidine、、普托品；从短尖紫堇（*C. mucronifera*）分得普托品、d-山缘草定碱、d-bicuculine、碎叶紫堇碱（cheilanthifoline）[69]；方氏等又报道广布紫堇（*C. conspersa*）分得乙酰紫堇灵、紫堇灵、corynoxine等生物碱[70]。林茂等从尼泊尼紫堇（矮紫堇 *C. hendersonii*）分得β-别隐品碱、普托品、刺罂粟碱、碎叶紫堇碱、矮紫堇碱（henderine）[71]。⑤角茴香属：陈碧珠等从细果角茴香（*Hypecoum leptocarpum*）分得普托品、隐品碱、氧化北美黄连碱、角茴香碱（hypecomine）[72]。⑥绿绒蒿属：刘松瑜等从红花绿绒蒿（*Meconopsis punicea*）分得香荚兰酸、肉桂酸、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香豆酸、异鼠李素、macambridine、methoxymecambridine、alborine[73]。⑦岩白菜属与索骨丹属：1973年云南大理州制药厂等从岩白菜分得岩白菜素3.35%[74]；王方材等从中甸浪都产岩陀（*Rodgersia pinnata*）分得岩白菜素3.75%[75]。⑧锦鸡儿属：王玉兰等从藏药“佐木训”的鬼箭锦鸡儿的去皮茎分得四个异黄酮，芒棒花素（formonetin）、7,4′-羟基-3′-甲氧基异黄酮、木豆素和蓝花赝靛素（texasin）[76]。⑨棘豆属：孙荣奇等从黄花棘豆（*Oxytropis ochrocephala*）分得3-O-〔α-L-鼠李吡喃糖基（1→2）-β-D-葡萄吡喃糖基（1→4）-β-D-葡萄吡喃糖醛酸基〕-黄豆醇B和3-O-〔α-鼠李吡喃糖基（1→2）-α-L-阿拉伯吡喃糖基（1→4）-β-D-葡萄吡喃醛酸基〕-黄豆醇B[77]。⑩黄华属：郭可义等从藏药“拉哇色玛”的紫花黄华（*Thermopsis barbata*）根分得d-表羽扇豆宁[78]。⑪杜鹃属：作藏药“塔丽”的如王生新对青海产百里香杜鹃（*Rhododendron thymifolium*）、头花杜鹃（*R. capitatum*）、青海杜鹃（*R. qinghaiense*）、烈香杜鹃（*R. anthopogonoides*）、管花杜鹃（*R. tubulosum*）所含挥发油，第一、二、四种叶含2.67%、2.33%、2.00%，嫩枝含1.50%、1.00%、0.67%，并认为这五种杜鹃的挥发油贮存于叶、嫩枝的表皮的鳞片中，老枝无鳞片亦不含挥发油，同一植物在开花前含量低，10月最高[79]；吕义长对青海杜鹃挥发油成分作了研究[80]；吕义长等及张兆琳等分别对青海和甘肃的烈香杜鹃的挥发油与黄酮（棉子皮亭-3-β-O-半乳糖甙、8-甲氧基槲皮素、金丝桃甙进行研究[81, 82]；杨海荣等从百里香杜鹃分得棉子糖、莨菪亭、樗皮素、金丝桃甙、异金丝桃甙、槲皮素等[83]。青海、甘肃作藏药“塔玛”用的也有几种花、叶中等大小的杜鹃属植物：王生新等从大板山杜鹃（*R. przewlskii* ssp. *dabanshanese*）分得四种酚类及（+）-儿茶酸、金丝桃甙、梭木毒素Ⅰ、Ⅱ、Ⅲ[84, 85]；又从金叶杜鹃（ssp. *chrysophyllum*）、互助杜鹃（ssp. *huzhuense*）分得桦木甙、梭木毒素Ⅰ、Ⅱ、Ⅳ、黄芪甙、槲皮素-3-阿糖

甙、金丝桃甙、槲皮素[86]；刘莉娟等对原种陇蜀杜鹃叶中三类成分含量与季节关系研究认为：总黄酮2.1—2.64%，在6—9月最高；杜鹃毒素含0.06—0.1%，在3—6月较高；鞣质8.31—10.8%，在2—5月较高[87]。⑫鼠雷属：张宝琛等从作藏药“甲蒂”的湿生鼠雷全草分得1-羟基-3,7,8-三甲氧基呫酮、1，7-二羟基-3，8-二甲氧基呫酮、木犀草素、熊果酸、苹果酸、琥珀酸[88]。⑬花锚属：作藏药“甲蒂然果玛”的椭圆叶花锚，经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分得呫酮类化合物花锚甙[89]。⑭獐牙菜属（藏药“蒂达”）：丁经业等从川西獐牙菜（*Swertia mussotii*）分得治肝炎的齐墩果酸和芒果甙[90]；孙洪发等从该种分得八个呫酮：1，8-二羟基-3，5-二甲氧基呫酮、1，8-二羟基-3，7-二甲氧基呫酮、1-羟基-3，7，8-三甲氧基呫酮，8-羟基-1，3，5-三甲氧基呫酮、1，7，8-三羟基-3-甲氧基呫酮、1，3，8-三羟基-3-甲氧基呫酮、1，7，8-三羟基-5-甲氧基呫酮[91]、藏茵陈酮[91]。丁经业等又从抱基獐牙菜（*S. franchetiana*）分得七个呫酮：1，3，8-三羟基-3-甲氧基呫酮、8-羟基-1，3，5-三甲氧基呫酮、1-羟基-2，3，5-三甲氧基呫酮、1，8-二羟基-3，7-二甲氧基呫酮、1，8-二羟基-3，5-二甲氧基呫酮、1-羟基-3，5-二甲基呫酮，1-羟基-3，7，8-三甲氧基呫酮[92]。⑮独一味（*Lamiophlomis rotata*，藏药“大巴”）：甘肃已分离鉴定出10种化合物，测出17种氨基酸、21种微量元素及其总黄酮和皂甙含量[93]。⑯丹参类（藏药“其兹”）：徐学民从甘西丹参（*Salvia przewalskii*））根分得丹参酮ⅡA、丹参酮Ⅰ、丹参酮甲酯、隐丹参酮、羟基丹参酮、β-谷甾醇[94]和紫丹参甲素、乙素、次丹参醌、1，2-二氢丹参醌、丹参酮[95]。黄秀兰等测得丹参酮ⅡA（其磺酸钠治冠心病较好）0.35%[96]。⑰莨菪类（藏药“唐冲”）：肖培根对国产茄科植物几种主要莨菪烷生物碱作了研究[97]，又对莨菪类药物资源利用指出东莨菪属、矮莨菪属是提莨菪碱和山莨菪碱较理想原料，山莨菪是提樟柳碱、红古豆碱的较好来源，曼陀罗属是东莨菪碱的合宜原料[47]。谢文忠等对唐古特山莨菪研究，以山莨菪碱含量言：叶>花枝>果枝>果实>主根>花>侧根；物候期：（山莨菪碱以花果并存期为高，莨菪碱花期及花期为高）作了环境、地理、肥料等因素及栽培与野生对含量关系的研究[98]。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对樟柳碱的分离、结构、合成、纯化、质量控制、含量测定作了系统研究[99]。⑱雪莲花类（藏药“夏果索巴”）：天津医学院化学教研室从水母雪莲花分得多糖单一组分[100]。⑲宽瓣红景天（藏药“苏罗玛博”，*Rhodiola crenulata*）：明海泉引文献含红景天甙0.2%；他从四裂红景天（*R. quadrifida*，甘肃作“苏罗玛博”）分离得红景天甙0.2%；TLC扫描含量1.1%；从川西北特产大紫红景天（*R. atropurpurea*）提取分离得1.2—1.5%红景天甙[101]。

关于藏药微量元素测定报道有：张兆琳等对“知羊哥”（甘青青蓝）等十种藏药测定，认为藏药的有害元素如铅、镉的含量相对较低[102]。吴炳辅对三种正品大黄及藏边大黄等四种其它大黄的45个样品测定，铁、锰、锌普遍较高，铜、铅、钴、镍较低，其中唐古特大黄的锰量尤高，他指出铁、锰的有机络合物对大黄抗菌可能具协同作用，而大黄抗癌活性与高锰关系可引起注意[103]。杨伟文等对西北瑞香狼毒（藏药“惹加巴”）分析其微量元素，锌和砷量高[104]。

3.药理研究

①甘青乌头中大麦芽碱具肾上腺素功能作用[67]。②直茎紫堇对小鼠包虫病有较好治疗效果[69]。陈钦铭报道西伯利亚紫堇、条裂紫堇等抗细粒棘球绦虫原头绦虫的原头蚴有作用，可成包虫病外科局部用药[105]。③红花绿绒蒿中的 mecambridine 对小鼠有中枢镇静、止痛作用[73]。④红景天甙(rhodioloside)有致适应作用[106]。⑤岩白菜素对大白鼠氨致咳有镇咳作用，300 mg/kg相当于磷酸可待因60 mg的效果，但大剂量时效果增效不如后者明显（大理州制药厂等）[74]。⑥花锚：杨风乡等实验证明花锚对实验肝损伤有保护作用；组织化学观察提示花锚可能有助于肝细胞蛋白质的合成[107]。张经明等研究，花锚呫酮甙有促进因四氯化碳致肝损伤的恢复作用[108]。⑦独一味有止血、镇痛作用[93]。⑧水母雪莲花：北京医学院药理教研组、生理教研组研究，煎剂对蟾蜍离体心、兔在体心有加强心脏收缩力，降低麻醉猫血压，对离体兔迴肠有抑制作用，对大鼠动情期离体子宫和兔在体子宫有兴奋作用，大剂量时引起痉挛性收缩。并进行了抗生育作用的研究，表明对小鼠各期妊娠都有终止作用，宫内注射效果最高[109—112]。天津医学院生理教研室等对雪莲多糖研究认为它是引起子宫平滑肌收缩的有效成分；林秀珍等则认为雪莲多糖还可能与促进内源性前列腺素的合成有关[113]。⑨镰形棘豆（*Oxytropis facata*为青海用的“莪大夏”）：魏群等研究黄酮甙元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有兴奋作用[114]。

对复方藏药的药理：陈铭铭等实验证明二十九味能消散具较强的杀原头蚴作用[115]。

对毒性与成分关系上肖培根等研究了包藏药“榜嘎”、“榜那”在内的国产27种乌头的根形、亲缘、成分和毒性间关系[116]。

4.临床研究

赵永吉报道镰形棘豆总黄酮甙元对慢性支气管炎祛痰作用的疗效优于对照组的必消痰[117]。王家良等报道沙棘总黄酮治疗缺血性冠心病对心绞痛的缓解，心肌供血的改善而持续效果较长[118]。陈大勋等报道花锚治疗小儿急性黄疸肝炎259例，四周治愈率76.8%[119]。

5.组织培养研究

郑光植等对作藏药“唐冲那博”之一的三分三组织培养及莨菪碱、东莨菪碱的产生作了初步研究[120]。以后他对三分三的愈伤组织培养发表了多篇论文。其它与中药材交叉的藏药的报道多篇，此处从略。

五、藏药调查与古文献汉译近期展望

近十多年来西藏、青海、四川阿坝州、甘孜州、甘肃甘南州、天祝县的藏药来源都作过许多调查，编印过一些资料，但许多并未发表。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藏药（藏文）于1986年排印；80年代前期青海省药品检验所连续数年在青海许多地区及甘南州、阿坝州调查藏药，亦未发表，可望在罗达尚主编《中国藏药》一书公布其新资料（预计三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已交稿，其“编写名录”植物部分计1300多种。甘孜州的名录第二、三册在陆续编印中。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多年来在西藏青

海大量采集生物标本，收集各地藏药名，将主编《中国藏药志》，拟收载主要常用藏药800种，植物药大部分有组织鉴别图，主要特点还在调查与古文献考证相结合上，出版后对藏药品种的澄清上起较大作用。

作者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产与用的藏药进行十四年多的调查采集，并收集州内与邻省区的几个县的藏药材样品，由迪庆州民委资助，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迪庆藏药》一书，分上、下册，将收载矿、动、植物藏药约580条，其中植物药约430条，植物约650种，内有新药用植物约150种，在调查中经各有关植物分类学者订的新植物已发表的近20种。此书也是调查与考证并重的资料，仅对《藏汉大辞典》提出百条以上修订意见，可起一些正本清源的作用，并对各条的成分、药理收集一些较新资料，对藏药医疗原理和新用途有一定参考价值。上册于1987年9月出版，下册可望1988年前期见书。

藏医药古文献的汉译本除1983、1986年分别出版了《四部医典》（第一汉译本）和《晶珠本草》外，上海将在今后出版毛继祖、罗达尚等合译的汉译《月王药诊》和第二种汉译《四部医典》。毛继祖等汉译《蓝琉璃》预计今年脱稿，闻他们还拟译十六世纪宿喀，洛追杰波著《祖先口教》（《蓝琉璃》之前的一部《四部医典》较好的注释书）。绛贝多杰《正确认药图鉴》也在汉译与注释中。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研究所嘎玛曲培教授将编著其收集古藏医药文献关于藏药别名、效用、生境、形态等资料汇编，结合区内目前使用的品种（包括学名等）的藏药书，植物部分已脱稿(藏文)，动物、矿物亦接近写完。作者希望该所能将汉文本随后不久亦出版。同时西藏自治区药品检验所也保存和采集了大量藏药标本，配合吴征镒教授主编《西藏植物志》及在第五卷附的藏文药名，对西藏产藏药来源将进一步了解。

上述诸书出版后对藏药品种的澄清将有长足进展，对解决古藏医药文献翻译上药名的难点会得到较好解决，以后的译本必然“后出转精”。

藏药及其临床有一定独特理论体系，又多以青藏高原产的为主，此外对藏族非传统的民间验方上也应收集、整理。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研究，青藏高原有许多独特的植物，高山辐射强，在抗辐射方面或将有所发现。藏药品种也多，又多与内地品种不同，不论单味药或藏医数以千计的方剂的研究，都是生药鉴定、植物化学、药理学、临床学各学科研究者驰骋的好园地。我国学者对藏药的现代研究大体是70年代以后的事，未研究的很多，藏药学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和提高，从而寻找新药，为人民健康服务。

参 考 文 献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88
2 蔡景峰．汉译四部医典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6—10
3 强巴赤烈．中华医史杂志 1987；17：126—128
4 王尧．中华医史杂志 1982；12：247—250；1983；13（1）。
5 蔡景峰．中华医史杂志 1980；10：51、53
6 罗达尚．药学通报 1985；20：486—488
7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2622—2623
8 蓝醒生，白乙拉．中华医史杂志 1985；15：234

9 李永年，谢佐译．四部医典（汉文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1—481
10 Scoma J. *Asiatic Soc* (Bengal) 4：1—12
11 Finckh E. Grundlagen Tibetischer Heilkunde, Band Ⅰ, Medizinisch Literarishe verlagesgesellischaft mbH·Uelzen；1975：1—107
12 健康报，1987年8月15日
13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历算研究所主编．1986年《藏历》（藏文本）．
14 罗达尚．中草药 1984；15：177—178
15 毛继祖，罗达尚，王振华等译．晶珠本草．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200
16 罗达尚．医学通报 1985；20：486—488
17 绛贝多杰编著．正确认药图鉴．跋（藏文）．新德里复印本，1971：347
18 Hubotter.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nschen Sowie der Tibetische≈Mongolishen Pharmakologie Teil Ⅰ, Arzt in Berlin 1913：45—207（石印）
19 Rechung Ripoche Jampol Kunzang. Tibetan Medicine. Univ. California Press, 1976（上海图书馆藏）
20 李永年译，谢佐校．四部医典．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1—481
21 Lokesh Chandra. An Illustrated Tibeto-Mongolian Materia Medica of Ayurveda of'Jam-Dpal-Rdo-Rje of Mongolia. 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71：1—347
22 西藏、青海、四川等六省区卫生局．藏药标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9：114—275
23 青海省生物研究所，同仁县隆务诊疗所．青藏高原药物图鉴，第一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2：397—430
24 刘国声．科学通报 1954；（3）：87
25 刘国声．药学通报 1954；2：276—277
26 刘国声．中华医史杂志 1953；（6）
27 刘国声．北京中医 1954；
28 刘国声译．喜马拉雅东莨菪．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9 吴征镒．西藏植物志．前言．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1）iv
30 肖培根，夏光成．新医药杂志 1973；239—440
31 西藏自治区卫生局，西藏军区后勤卫生处．西藏常用中草药．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1：1—911（另有藏文本）
32 青海省生物研究所，同仁县隆务诊疗所．青藏高原药物图鉴，第一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2：1—396
33 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室．青藏高原药物图鉴，第二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2：1—452
34 西藏、青海、四川等六省区卫生局．藏药标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9：1—113
35 甘肃省卫生局主编．甘肃中草药手册，第四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4：1867—2157
36 李多美译．藏医药选编（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524—533
37 潘锦堂，张盍曾，刘尚武．植物学报 1977；19：138—146
38 罗达尚．西北植物研究 1984；4：141—148
39 罗达尚，左振常．中药材 1985；（6）：40—41
40 罗达尚，夏光成．中草药 1984；15：227—229
41 罗达尚．中药材 1985；（2）：19—21
42 罗达尚，左振常，夏光成等．中草药 1985；16：367—369
43 肖培根．植物分类学报 1974；12：383—404
44 连文琰．中药材 1985；（5）14—19
45 罗达尚，冯赤华，夏光成．中草药 1984；15：273—276
46 肖培根，何丽一，王立为．中药通报 1984；9：10—11
57 肖培根．中草药 1985；16：259—261

48 连文琰，肖培根．中药材 1985；（6）：19
49 刘先齐，申明亮，常显武．中药通报 1986；11：14
50 高晓山，马堪温．中华医史杂志 1984；14：129—132
51 潘锦堂．中草药通讯 1978；（1）：46—47、（2）：39—42
52 罗达尚．中草药通讯 1978；（12）：33—37
53 罗达尚，左振常，夏光成．中草药 1985；16：559—560
54 周海均、曾育麟主编．中国民族药志，第一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647
55 童玉懿，商建华，楼之岑．药学学报 1985；20：768—777
56 李九丹，张继．药物分析杂志 1983；3：333—338
57 童玉懿，商建华，肖培根．药物分析杂志 1985；5：143—147
58 颜玉贞，梁广华，吴崇明．药物分析杂志 1983；3：29—31
59 左辞秋，赵世望．中药材 1986；（5）：24—25
60 徐松仁．中药材 1985；（6）：26
61 李广民．植物学报 1982；24：519—523
62 张盍曾，秦栋柱，潘锦堂．中草药通讯 1973；（5）324—329
63 肖培根，冯毓秀，夏光成．植物学报 1973；15：68—69
64 田宝芝，邹文铃，黄枢等．中草药 1982；13：106—108
65 冯毓秀，林寿全，薛立明．药学通报 1984；19：610—612
66 徐丽珍，孙南君．药学学报 1984；19：48—55
67 陈迪华，宋维良．中草药 1985；16：338—342
68 蒋山好，郭素华，周炳南等．药学学报 1986；21：279—284
69 方起程，林茂，翁庆梅等．药学学报 1981；16：798—800
70 方起程、林茂，翁庆梅等．药学通报 1981；16：113
71 林茂、方起程．植物学报 1986；28：91—94
72 陈碧珠、方起程．药学学报 1985；20：658—661
73 刘松渝，王宪楷．中药通报 1986；11：360—362
74 大理州制药厂，大理州卫校．中草药通讯 1975；（6）332—333
75 王方材，杨竞生，张美玲．药学通报 1979；14：111—112
76 王玉兰，陈未名，李广义．中草药 1986；17：344—346
77 孙荣奇，程东京，贾忠建等．化学学报 1987；45：145—149
78 郭可义，方起程．中草药 1980；11：102
79 王生新．高原生物学集刊，第1集．1982：233—238
80 吕长义．化学学报 1980；38：241—248
81 吕长义．化学学报 1980；38：140—146
82 张兆琳，傅手永，刘永隆．中草药 1980；11：393—394
83 杨海荣，王生新．植物学报 1982；24：65—67
84 王生新，杨海荣．植物学报 1978；20：355—359
85 王生新，杨海荣．植物学报 1981；23：47—51
86 王生新，杨海荣．高原生物学集刊，第1集 1982；227—232
87 刘莉娟，潘金渊，岳玉兰等．中药通报 1986；11：41—43
88 张宝琛，甄润德，胡伯林等．中草药 1980；11：149—151
89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花锚抗肝炎有效成分的研究（据文献110引）
90 丁经业，孙洪发．中草药 1980；11：391—392
91 孙洪发，丁经业．植物学报 1981；23：464—469
92 丁经业，樊淑芬，胡伯林等．高原生物学集刊，第1集．1982：267—269

93 张兆琳．药学通报 1986；21：94
94 徐学民，肖倬殷．中草药 1982；13：485—488
95 徐学民，肖倬殷．中草药 1984；15：1—4
96 黄秀兰，杨保津，黄慧珠等．植物学报 1980；22：98—100
97 肖培根．植物学报 1973；19：187—194
98 谢文忠，吴先琪．中草药通讯 1979；（10）：577—579
99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草药通讯 1976；（6）：250—254、（7）：294—299
100 天津医学院化学教研室．天津医学院学报 1983；（2）：36（据文献110引）
101 明海泉．药学通报 1987；22：229—230
102 张兆琳，刘智，宋永平等．中草药 1983；14：538—541
103 吴炳辅，郑俊华，楼之岑．中草药 1984；15：300—305
104 杨伟文，许俊英．中草药 1984；15：60
105 陈钦铭．青海医药 1984；（4）：24—27
106 北京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草药成分化学（教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175
107 杨凤乡．青海医学院学报 1981；（1）：10
108 张经明，鲍文莲，高海平等．中草药 1984；15：466—468
109 北京医学院药理教研组．北京医学院学报 1976；（1）：43—48
110 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组．北京医学院学报 1979；（2）：79
111 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组．北京医学院学报 1976；（4）223—226
112 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组．北京医学院学报 1976；（4）230—233
113 林秀珍，王国祥．药学学报 1986；21：220—222
114 魏群，贺幼平，李经才．中华医学杂志 1979；59：667—669
115 陈钦铭，叶于聪，许子俊等．中药通报 1984；9：178—181
116 肖培根，王立为，童玉懿．药物分析杂志 1983；3：276—279
117 赵永吉．中草药 1981；12：374
118 王家良，章茂顺，许志奇等．四川医学院学报 1982；13：6—11
119 陈大勋，李瑞峰，马正等．中草药 1984；15：509—510
120 郑光植，梁峥．植物学报 1986；18：163—169
121 王镭．中华医学史杂志 1981；11：57

A REVIEW ON THE DERIVATION OF XIZANG (TIBETAN) DRUGS AND THE ADVANCE OF ITS RESEARCH

Yang Jingsheng

(Institute of Medical Inspection,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Abstract Xizang (Tibet) is an ancient nationality which mainly lives in Qinghai-Xizang Plateau. 1300 years ago, there began the literature records about Tibetan medicine and pharmacy. Since the eighth century, many literatures about Tibetan medicine and pharmacy were found. Six book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emphasized: 1. "Bee-Sṅon《蓝琉璃》", edited by Sde-srid•sṅas-Rgyas-Rgra-Mtshos together with its color pictures which published betwee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are the excellent information for textual research on normal Tibetan drugs. 2. De'u-Dmar• Bstan-'Dzin-Phun-Tshogs (1673－1743±9) wrote "'Sel-Goṅ-Sel-Phreṅ" (《晶珠本草》或《晶球晶鬘》) in 1743±9 but not in 1840 or 1800 as some Chinese literatures recorded. 3. Tibetan work "Khrul-Med-me-Loṅ" (《正确认药图鉴》) edited by Mongolian 'Jam-Dpal-Rdo-Rjes, he was a disciple of Pstan-'Dzin-Phun-Tshog's disciple. When it was reprinted in 1971 in New Delhi by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 English title "An Illustrated Tibeto Mongolian Materica of Ayurveda of 'Jam-Dpal-Rdo-Rjes of Mongolia" was given. Chinese (Hans) names were given for about half of the attached drawings in the book. It can be indicated that the names of Tibetan drugs were used by Mongolian physicans at that time but not all the names. This brought some mistakes when the names of Tibetan drug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r English later on. However,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habitat and morphology of each drug, quoted from many famous acient Tibetan medical and pharmic works, were given in the book. Those descriptions were not given in the "śel-Goṅ-śel-Phrin".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book for textual research of Tibetan drugs.

Fifty kinds of most common Tibetan drugs were listed in the paper together with their Tibetan names, Chinese names, Latin names, medicinal parts and the usages.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121 references were listed.

Key words Xizang (Tibetan); Medical plant; Review